

人人文庫



李太白詩述評

下冊

陳宗賢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陳宗賢著

李太白詩述評 下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，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，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，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，其中單號六五七本，雙號九〇九本，特號六八五本。除六十三年三、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，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。

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，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 (Everyman's Library) 及家庭大學叢書 (Home University Library)，以廉價普及爲主。今雲老雖已仙逝，不復主編本叢書，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，繼續出版，按月發行，並力求革新內容，改進印刷，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

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

卷十八 古近體詩三十四首

酬談少府

一尉居倏忽，梅生有仙骨，三事或可羞，匈奴哂千秋。壯心屈黃綬，浪跡寄滄洲。昨觀荆峴作，如從雲漢遊；老夫當暮矣，蹀足懼騅騶。

評 一尉二句，暗比談少府，合後二句觀之，見官雖大，若不由正路，或侷促若轅下駒，則亦不足貴羨，反之，苟能優遊自適，官雖小，而亦安之，總在人之心意志氣決之耳。壯心二句，與起二句照應，而由「屈」字，可見太白出之於慰解，並微致感慨。至「浪跡寄滄州」句，又似惜其長才不得展，而寄心於滄洲之間，藉遣其鬱悶之懷，又下四句中，昨觀二句，蓋誇其志趣高遠；老夫二句，取孔子後生可畏之意，抑己以讚之。皆在寫談少府之壯心，有此壯心，而屈於黃綬，嘆息、不平之情以生，而從可知太白蓋借梅生以起興、掩飾而已。

五月東魯行，答汶上翁

五月梅始黃，蠶凋桑柘空。魯人重織作，機杼鳴簾櫳。顧余不及仕，學劍來山東。舉鞭訪前塗，

獲笑汶上翁。下愚忽壯士，未足論窮通。我以一箭書，能取聊城功。終然不受賞，羞與時人同。西歸去直道，落日昏陰虹。此去爾勿言，甘心如轉蓬。

評 直賦魯地之時節，工作，正爲感嘆己之無所聊賴，雖云爲學劍而來山東，恐係託辭耳。故下卽因受汶上翁之譏笑，而激昂發言，慨其以下愚而忽壯士，不能深知己之才志操守，卽「我以一箭書」等四句是也。況己之不及仕抑亦有故，蓋「落日昏陰虹」，已欲見日而無由，則豈能不如此寒蹙哉？楊齊賢曰：陰虹指林甫、國忠輩，昏蔽其君；以此語合詩意觀之，或亦宜然。夫如是也，則尙有可譏者乎？然「此去爾勿言，甘心如轉蓬」，則又磊落自足，與「縱然不受賞」同一氣概。

早秋單父南樓酬竇公衡

白露見日滅，紅顏隨霜凋，別君若俯仰，春芳辭秋條。太山嵯峨夏雲在，疑是白波漲東海。散爲飛雨川上來，遙帷却卷清浮埃。知君獨坐青軒下，此時結念同所懷。我閉南樓看道書，幽簾清寂若仙居。曾無好事來相訪，賴爾高文一起予。

評 自春徂秋，能不興感？時移而紅顏衰變，故轉而力求內心之滿足，恬淡無爭，則心情漸趨平靜，而精神則無形中展放於不自知。太山六句，寫雨雲之起，富有奇趣。在如此晦冥之天氣中，每易思懷遠方之親友，尤以獨坐時爲然。我閉四句，清陰中獨處，觀看帶有玄味之書，氣

氛極爲密洽妥適，幽情雅意，每易有會心者，故轉而思作學問之討論也。此詩頗具幽閑融適之生活情致。

山中問答

問余何意棲碧山；笑而不答心自閑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

評 首句似有所承，而竟突兀冒起。次句深契禪意，有不可思議，不能言說之妙境。末二句櫟括陶淵明桃花源記故事，而神致悠遠，不可形相求也。心能閑則得住仙鄉矣。

懷麓堂詩話：「詩貴意，意貴遠不貴近，貴淡不貴濃；濃而近者易識，淡而遠者難知。如杜子美『鉤簾宿鷺起，丸藥流鶯轉』，李太白『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』，王摩詰『反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』，皆淡而愈濃，近而愈遠，可爲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也。」

答友人贈烏紗帽

領得烏紗帽，全勝白接羅；山人不照鏡，稚子道相宜。

評 前二句想見其摩弄之狀，用「全勝」二字，示自己喜於此也，蓋爲謝友贈，亦係禮上耳。後二句則見此帽之甚合於己，用在感謝友人之用心，亦可謂前二句觀感之因。而此二句又足見太白之輕便灑脫之情致，蓋能如此，則無處不可愛也。

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

青蓮居士謫仙人，酒肆藏名三十春。湖州司馬何須問，金粟如來是後身。

評 湖州迦葉司馬既問白是何人，故太白以最可爲代表之身份，揭揭然示之，而隱寓其翩翩超俗之概，故「酒肆藏名三十春」，坦白供出其一向之生活意識及態度，亦不嫌其浪漫無拘檢。前二句寫今世，後二句辭意恢詭，期以後身，嚴滄浪曰：「因問者爲迦葉，故作此答，不則誕妄矣。」雖然，吾人但把握其自認非平常人之意，並沁感其逍遙自在之風神可耳，何須沾沾於字面求哉？觀題文已足令人感覺相諧謔之趣。

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

河伯見海若，傲然誇秋水；小物昧遠圖，寧知通方士！多君紫霄意，獨往蒼山裏。地古寒雲深，巖高長風起。初登翠微嶺，復憩金沙泉。踐苔朝霜滑，弄波夕月圓。飯彼石下流，結蘿宿谿煙。鼎湖夢淥水，龍駕空茫然。早行子午關，却登山路遠。拂琴聽霜猿，滅燭乃星飯。人煙無明異，鳥道絕往返。攀崖倒青天，下視白日晚。既過石門隱，還唱石潭歌，涉雪攀紫芳，濯纓想清波。斯人不可見，此地君自過；爲余謝風泉，其如幽意何！

評 以崔少府有超俗之意表，故太白用莊子秋水篇中之寓言，以河伯之與海若相比起句，「寧

知通方士」，如此推排，不提出事證，「多君紫霄意，獨往蒼山裏」二句自然見出分量。再後，或寫地勢之幽峭，或敘山中之生活，或述行路之甘苦，而歸之於含蘊別樣之情趣。其中「地古風雲深，巖高長風起」、「拂琴聽霜猿，滅燭乃星飯。人煙無明異，鳥道絕往返。攀崖倒青天，下視白日晚」及「斯人不可見，此地君自過」諸句，構成一清寂冥深之境，苟非特有幽情靈氣者，實不易往，故以「獨往」二字，甚加標示，而此亦即其所以有超俗之意表之證也。若以此詩所描述者，象徵人生造詣，所以能出人頭地之樞機係在神閑氣足，精敏勇毅之良好表現上亦無不可。

贈李十二

左司郎中崔宗之

涼秋八九月，白露空園亭。耿耿意不暢，梢梢風葉聲。思見雄俊士，共話今古情。李侯忽來儀，把袂苦不早。清論既抵掌，玄談又絕倒，分明楚漢事，歷歷王霸道。擔囊無俗物，訪古千里餘。袖有七首劍，懷中茂陵書。雙眸光照人，詞賦凌子虛。酌酒絃素琴，霜氣正凝潔。平生心事中，今日爲君說。我家有別業，寄在嵩之陽，明月出高岑，清溪澄素光，雲散窻戶靜，風吹松桂香。子若同斯游，千載不相忘。

酬崔五郎中

朔雲橫高天，萬里起秋色，壯士心飛揚，落日空嘆息。長嘯出原野，凜然寒風生。幸遭聖明時，

功業猶未成。奈何懷良圖，鬱悵獨愁坐！杖策尋英豪，立談乃知我。崔公生民秀，緬邈青雲姿，制作參造化，託諷合神祇。海岳尚可傾，吐諾終不移。是時霜飈寒，逸興臨華池。起舞拂長劍，四坐皆揚眉。因得窮歡情，贈我以新詩。又結汗漫期，九垓遠相待。舉身憩蓬壺，濯足弄滄海，從此凌倒景，一去無時還。朝遊明光宮，暮入閭闔關；但得長把袂，何必嵩邱山！

評 昔劉彥和於其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有云：「屈原所以能洞鑑風騷之情者，抑亦江山之助乎？」今觀太白起首六句，境界何等雄莽，俯仰悲慨，借景色以襯顯之，深入騷情，亦可爲劉說之一證。其下幸遭四句，乃太白之極大苦惱，諒是其後半生之意識中所無法除去者。然今崔郎中既向己招遊，不覺意氣新起，亦思放曠物表，冀或能契會素心也。崔公六句，讚寫崔郎中之高情逸致，杜甫於其飲酒八仙歌中將之描繪爲「皎如玉樹臨風前」，則其韻標已不難概見。自是時句以下，寫崔郎中於別業中宴客，歡情融洽，並贈己新詩，中有相期汗漫遊之意，因起飄飄之遐思。末二句雖意在欽賞郎中之別業，然遊之三昧在內實能自得，今人之必求名山而後樂者，豈不外遠哉！

以詩代書答元丹邱

青鳥海上來，今朝發何處，口銜雲錦字，與我忽飛去。鳥去凌紫烟，書留綺窗前。開緘方一笑，乃是故人傳！故人深相勗，憶我勞心曲。離居在咸陽，三見秦草綠。置書雙袂間，引領不暫閑；

長望杳難見，浮雲橫遠山。

評 起句卽有悠然曠遠之勢。其下七句，不過表達雖接獲來信，而初不知誰所寄，及至開封一看而後知之意耳，而寫來具峰迴路轉，豁然開朗之趣境，是其敘筆高明處，旣知是故人所寄，因感其顧念之深情，故於答書中，稍寫己之近況，及己之引領遙望。末二句有餘情。

金門答蘇秀才

君還石門日，朱火始改木，春草如有情，山中尙含綠。折芳媿遙憶，永路當自勗，遠見故人心，平生以此足。巨海納百川，麟閣多才賢，獻書入金闕，酌醴奉瓊筵。屢忝白雲唱，恭聞黃竹篇。恩光照出薄，雲漢希騰遷；銘鼎儻云遂，扁舟方渺然。我留在金門，君去臥丹壑，未果三山期，遙欣一邱樂。玄珠寄罔象，赤水非寥廓。願狎東海鷗，共營西山藥。栖巖君寂滅，處世余龍蠖。良辰不同賞，永日應閑居。鳥吟簷間樹，花落窻下書。緣谿見綠篠，隔岫窺紅蕖。採薇行笑歌，眷我情何已！月出石鏡間，松鳴風琴裏。得心自虛妙，外物空顛靡。身世如兩忘，從君老烟水。

評 由起句「君還石門日」及「折芳媿遙憶」句，知蘇秀才歸後有詩來，故太白酬答之也。秀才回時，才始入秋，而言「春草如有情，山中尙含綠」者，山中草木入秋仍茂綠，本自平常，而此故作周折，欲見春草之能體會人情，知人之必歸而待之，其默契於心，寫得出山人之懷念山中之情也。而「遠見故人心，平生以此足」二句，卽暗寓兩人今不能相會之意，而於秀才之

折芳寄憶致感，爲說明自己之心志，處境，而開展出底下諸句。

蓋其時太白正「獻書入金闕，酌醴奉瓊筵。屢忝白雲唱，恭聞黃竹篇」，群才濟濟，已幸得與於此盛會，正思大展平生志意，若向之招隱，彼惟敬謝不敏而已，而於秀才之山中思念，亦僅以「平生以此足」一句報之。蓋此時仕宦之情正濃，無暇及他也。其「恩光照出薄，雲漢希騰遷；銘鼎儻云遂，扁舟方渺然」四句，不覺掘發出深藏於太白內心之意識，而他篇之言仙言隱，則成次要之追求項目，或不得已之打算，或爲應付敷衍之虛話。

而「我留在金門」等十句，因承此情勢而對照合寫，以言兩人之出處雖異，而已「願狎東海鷗，共營西山藥」之心則仍在也。雖然，太白於「未果三山期，遙欣一邱樂」，內心之矛盾衝突，亦不難體會矣。特以此與銘鼎之志相較，渺乎小哉，故不見其痛苦之意味耳。

良辰二句，將上十句作一收束，而下十句專寫蘇秀才之隱居，情境清幽閒適，尤以「得心自虛妙，外物空頽靡」二句，外實讚語，而其實慰其寂寥，望其不以己之求仕而致憾也。故末二句又將兩人之距離拉近，見已赴三山之期不遠矣。然彼必待「身世兩忘」，而始有「從君老烟水」之舉，所謂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」空言也，然亦近實言也。

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

遊子東南來，自宛適京國，飄然無心雲，倏忽復西北。訪戴昔未偶，尋嵇此相得，愁顏發新歡，

終宴敍前識。閻公漢庭舊，沈鬱富才力，價重銅龍樓，聲高重門側。寧期此相遇，華館倍遊息，積雪明遠峰，寒城鎖春色。主人蒼生望，假我青雲翼，風水如見資，投竿佐皇極。

評 太白爲訓王、閻二人對雪見贈，故追寫昔日西來訪尋不偶之情以起句，則今之得見，必當得「愁顏發新歡，終宴敍前識」矣。閻公四句，卽以讚其詩，寧期四句，寫欣其相遇，而有從遊賞會之舉，卽詩之所以得見贈也。末二句可能係就彼詩之富才力推想，願其「假我青雲翼」，或資以風水，使之得效區區也。由寒暄中而牽入正意。

酬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于逆旅見贈

魯酒若琥珀，汶魚紫錦鱗；山東豪吏有俊氣，手携此物贈遠人。意氣相傾兩相顧，斗酒雙魚表情素。雙鰓呀呷鱗鬣張，跋刺銀盤欲飛去，呼兒拂機霜刃揮，紅肥花落白雪霏。爲君下筯一餐飽，醉著金鞍上馬歸。

評 分句點出酒與魚二物，此二句係自下二句騰出者，蓋或爲誇此二物爲魯中之名產，或美中都小吏之俊氣，而特將贈物先前標顯，或有物薄而情厚之意乎？故太白不以斗酒雙魚之微爲嫌，以其行爲有豪俊之風，磊落之意氣爲重，正不在物之瑣瑣也。底下雙鰓四句，寫魚之鮮活，字簡潔而生動。末二句分承魚與酒作一收束。由太白醉與餐之壯概，反觀山東豪吏之雋舉，正自有「意氣相傾兩相顧」之情使然也。而太白之於彼吏，能於己處逆旅中而致贈，則心中之感

激，又何如也？

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

月出魯城東，明如天上雪，魯女驚莎雞，鳴機應秋節。當君相思夜，火落金風高，河漢挂戶牖，欲濟無輕舠。我昔辭林邱，雲龍忽相見。客星動太微，朝去洛陽殿。爾來得茂彥，七葉仕漢餘。身爲下邳客，家有圯橋書。傳說未夢時，終當起巖野；萬古騎辰星，光輝照天下。與君各未遇，長策委蒿萊，寶刀隱玉匣，繡澀空莓苔。遂令世上愚，輕我土與灰。一朝攀龍去，蠅黽安在哉？故山定有酒，與爾傾金罍。

評 由起四句觀之，太白此時蓋在山東，以魯女之驚於莎雞，而鳴雞夜作，況已獲張卿之贈詩，已有感而誦之也。河漢二句，善用想像，以意中之物，演爲實際可利用之事，信手錯比出之，以表己心馳身留不得已之情也。

「我昔辭林園」句以下，始寫入彼二人之境況。而寫張卿時，特簡介其家世，其先祖張良曾有佐漢之大功，功臣之後，英風未替，而有張卿。另提出傳說與張良爲伴，見兩人始皆不遇，而後皆至輔相，在詩中則側重其未遇時，蓋太白與張卿各未有遇，故引古人以爲己二人慰解之例，故「遂令世上愚，輕我土與灰」二句致慨之餘，接以「一朝攀龍去，蠅黽安在哉」之憤激之言，此二句爲中間插入者，則其引張、傳二人事之用意，豈不甚爲顯然乎？至末二句，則

於上八句憤慨之餘，使辭氣獲得平緩，亦係此時兩人遣懷之一尙佳之方式也。

酬岑勛見尋，就元丹邱對酒相待，以待見招

黃鶴東南來，寄書寫心曲；倚松開其緘，憶我腸斷續。不以千里遙，命駕來相招，中逢元丹邱，登嶺宴碧霄。對酒忽思我，長嘯臨清飈。蹇余未相知，茫茫綠雲垂。俄然素書及，解此長渴飢。策馬望山月，途窮造堦墀。喜茲一會面，若覩瓊樹枝。憶君我遠來，我歡方速至。開顏酌美酒，樂極忽成醉。我情既不淺，君意方亦深，相知兩相得，一顧輕千金。且向山客笑，與君論素心。

評 起四句悠悠然開寫，可見山人閑散之情致。其下十句，就題文之順序抒寫。策馬句至末句，寫太白應招，皆在烘顯「喜茲一面會」及「相知兩相得」之主意，蓋彼二人能「不以千里遙，命駕來相招」，則被邀之人，其心中之安慰，豈言語可既者乎？

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

一身自瀟洒，萬物何囂諠；拙薄謝明時，棲閑歸故園。二季過舊壑，四鄰馳華軒，衣劍照松宇，賓徒光石門。山童薦珍果，野老開芳樽。上陳樵漁事，下敘農圃言。昨來荷花滿，今見蘭苕繁。一笑復一歌，不知夕景昏。醉罷同所樂，此情難具陳。

評 首二句自重，次二句自謙，如此境遇，是喜乎？是悲乎？是得乎？是失乎？太白心中，恐

自己亦不能了然。二季等十二句，寫相見談笑，有閑居人之樣子。至末二句，其所指稍嫌含糊，然就聚而樂以言，且暫勿及其他也。

贈李十二

攝監察御史崔成甫

我是瀟湘放逐臣，君辭明主漢江濱。天外常求太白老，金陵捉得酒仙人。

酬崔侍御

嚴陵不從萬乘遊，歸臥空山釣碧流；自是客星辭帝坐，元非太白醉揚州。

評 此詩當從末句倒看。蓋由崔侍御之贈詩，可知於其時，太白蓋係被放還山，遨遊各地，其「辭帝坐」雖與嚴子陵同，而心跡則大相逕庭，明明「醉揚州」，而因「辭帝坐」此點關係，硬立出嚴子陵之節概，而以己比附之，牽扯得妙，雖是無理，而風神自見。

翫月金陵城西孫楚樓，連曙歌吹。日晚乘醉著紫綺裘、烏紗巾，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，往石頭訪崔四侍御

昨翫西城月，青天垂玉鉤。朝沽金陵酒，歌吹孫楚樓。忽憶繡衣人，乘船往石頭。草裏烏紗巾，倒披紫綺裘；兩岸拍手笑，疑是王子猷。酒客十數公，崩騰醉中流。謔浪掉海客，喧呼傲陽侯。

半道逢吳姬，卷簾出揶揄。我憶君到此，不知狂與羞。月下一見君，三杯便迴橈。捨舟共連袂，行上南渡橋。興發歌綠水，秦客爲之搖。雞鳴復相招，清宴逸雲霄。贈我數百字，字字凌風飈；繫之衣裘上，相憶每長謠。

評 細按題文，而詩中之行程脈絡，皆可瞭然。詩是無甚思想，而風流俊賞，顧盼自豪，所謂藝術化之生活，其精神境界，正可於此玩索有得。至其吐辭，清澹雋永，自是才情煥發而然也。

江上答崔宣城

太華三芙蓉，明星玉女峰；尋仙下西岳，陶令忽相逢。問我將何事，湍波歷幾重。貂裘非季子，鶴筆似王恭。謬忝燕臺召，而陪郭隗蹤。水流知入海，雲去或從龍。樹繞蘆洲月，山鳴鵲鎮鐘。還期如可訪，台嶺蔭長松。

評 首二句，由後提置，揭舉西岳較著名之山峯，第三句既如此，則此二句提置於前，其勢亦極自然。由於自西岳而下而忽逢崔宣城，彼問及己之行事，故太白於答時，回憶其相遇之機緣，進告以己之進況；「貂裘非季子」，則不落拓也；「鶴筆似王恭」，則瀟灑若神仙矣。蓋以「謬忝燕臺召，而陪郭隗蹤。水流知入海，雲去或從龍。」進路寬易，心情舒泰，或乘興尋仙，而得與崔宣城邂逅，此卽機緣也。結意虛開一紙長期支票，使人或有喜或無喜，或有望或無望，雖其嚮往之情亦寫得悠悠然，而不知何時始能兌現也。

酬王補闕翼惠莊廟宋丞泚送別

學道三十春，自言義皇人。軒蓋宛若夢，雲松長相親。偶將二公合，復與三山鄰。喜結海上契，自爲天外賓。鸞翮我先鍛，龍性君莫馴。朴散不尙古，時訛則失真。勿踏荒溪波，竭來浩然津。薛帶何辭楚，桃源堪避秦。世迫且離別，心在期隱淪。酬贈非炯誠，永言銘佩紳。

評 學道四句，言其高臥北窗，耽於嘯傲之趣。若果三十年之久皆能如此，則其風懷之灑落自不待言。然其中「軒蓋宛若夢」句，似若飛掠而過，無關痛癢，然既言之，則心中豈能無感？特以帶寫之故，讀者易疏略之耳。而「偶將二公合」四句，自表面觀之，似係太白昔日志度之延續，其實蓋爲頓而後起，轉以重拾舊趣。參以「鸞翮我先鍛，龍性君莫馴」二句，看是一爲被動，一爲主動以求退隱之計者，錯綜淆亂，使人難辨其正意所在，然其與「軒蓋宛若夢」句，自不無因應之關係也。

自「朴散不尙古」句以下，特應注意「世迫」二字。以世迫之故，有「時訛皆失真」之看法，有「桃源堪避秦」之懸想，有「心在期隱淪」之計劃，則昔日之「雲松常相親」，今日之得「復與三山鄰」，皆爲回味而不能忘者矣。且世俗縱或怪之，而可以提出首八句以自辯解。總之，無論如何，舊日之情趣，真堪更予發揮，承挫折之後，有以善處之也。